

風網船

華北文藝叢書之八

短篇小說集

關永吉



華北作家協會刊行

華北文藝叢書之八

短篇小說集

風 網 船

關 永 吉 著

華北作家協會刊行

目次

流民

一

秘書陳岫和他的朋友

三三

苗是怎樣長成的

七一

風網船

一二九

戀愛

一八五

流

民

流民如一堆發霉的菌，腐爛而殘敗。

他們走到這樣，已經不能再走了。飢餓和疲乏整個逃亡的隊伍。人們喘息者，孩子們嘴裏吐着白沫，像件空虛的行李，掛在父親的肩頭；老年人已經陷於暈迷的狀態，婦女依仗她們持携之唯一的武器和財產，柳木或獨木的行杖，掙扎跋涉已經盡了她們最大的可能和精力，這時候能望見一個不算太小的村落，如同迷路在大戈壁中的旅行者，突然發現了泉水，有了復生的希冀。因而意識的發覺那不能再行容忍的疲勞，到這時候才知道她們實在已經用盡

了所有的力量，精力的泉源已經枯竭，而頽然倒臥在泥土裡。

三月的泥土是甜的，這是冀魯大平原獨有褐色的泥土。大地軟綿綿如一塊碩大無比的蛋糕，被太陽炙晒而蒸發着如霧的潮氣，且發散者一種大大的香味，春天的風還有一些由冬季遺留下來的寒涼，它頑皮的愉快的洗刷着這一群襤褸的流民，嘲弄他們而且捕捉他們，孩子們都由饑饉的困惑中蘇醒，長途的旅行用盡了他們的津液，幾個孩子沙啞的無力的嚷道：

「水呀！——喝水」

子牙河灌溉着這個肥沃的原野，它像仁慈的母親，毫不吝嗇的把乳汁餵養她的子孫，子牙河正在開始春季的漲水，濁流奔騰着，發着吼，噴着沫，捲着黃色的泥沙，向隆隆澎湃着無恥的貪婪的吻着大地的嘴唇。

男人們卸下他們的武裝，被飢餓迫出家鄉，依着命運的驅使，而流浪於不可知的陌生的鄉土，所能攜帶，而還有可以攜帶出來的東西，——簡單的炊具，陶土的水罐，殘破的泥壺，破爛的藍色和黑色的棉襪，已經不能再用，發着油脂氣味的被褥，以及一些輕便的農具。……，他們嘆息着，而且暴躁的嘈雜着，咒着世界上一切狠毒的字眼，把孩子和女人安置在這些可貴的器物之間，蹣跚着提水筒去河裏汲水。

一連跋涉三日三夜，才由冀中區一個歷年亢旱的農村，越過肥沃的原野，逃到子牙河畔來。他們一點計劃也沒有，也沒有目的，只是下意識的感到這豐饒的內河可以拯救他們的生命。自入冬以來，農村裏便感到食糧的恐慌，壯年陸續離開家庭，分散到四方去找可以糊口的糧食，沿汽車公路到天津或白河沿岸的小都市去作臨時的苦力，或集中到鐵路線旁覓可以應付的工作。那些第一批出走的青年人都是時代的幸運者，腋下的一切老年人，婦女和幼童，以及無法離開農村的漢子便呆在村裏和嚴寒與飢餓搏鬥。地主和稍稍有錢的人家，自從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遭遇了時代的不安以後，早就離開這個窮困的村子，到城裏另覓活路去了，在村裏維持着這苦難局面的三十二戶，都沒有可以支持一個月的存糧，把一些糠子，山芋，吃完了之後，便吃着晒乾了的「山芋秧」和落花生的葉子，以後就是雜草……。一直到全村沒有了可以入嘴的東西。孩子們像「叫哥哥」似的整天膨脹着肚子，女人們由腳向腿上浮腫，直腫到小腹就結束了那可悲的命運；老年人則只能匍匐在太陽光裏呻吟。而大家的臉則是一律的青黃和土灰色，整個村落像為一場暴亂的瘟疫洗劫過一次一樣了。

老頭子和小孩開始死亡，他們不能通過這慘酷的試練，而且人們也吃盡了一切可以塞入肚子的東西，——動物，植物和礦物，（耕牛已經在秋天交了地租；母雞因為糧食太貴的原

因，早沒有人餵養；狗已經在去年春天吃掉了）。有些野心孜孜的小伙子還想到野外去獵取野兔，自然他們只有失望的收穫，命運不那樣優待他們。倘不是習俗和道德的限制，他們一定會開始爭食死人的屍首。

「真要我們人吃人麼！」

村落和城鎮久已斷絕了關係，人們很少對那裏指望什麼，雖然他們知道村裏的紳士和地主都在那裏繼續吃着白麵的饅頭，而他們也知道城裏和村落還隔着一座磚石的城牆，而在那城牆之內，他們找不到工作。那裏容不下這麼多像蝗虫一樣的人。

「我們到那兒去呢？不能都餓死這兒呀！」

春天來了，大地由嚴冬的包圍中解放，褐土也化了凍，土地是潮濕而光潔的，生物不會馬上由那裏完全蘊育出來呀！人們貪婪的望着廣漠的原野，原野非常廣大，無邊無際，甚至有些空虛，只有在陽光充足而且背風的高崗底下才有一些野草的嫩牙，它不能養活這些已經貧窮得毫無所有的農民，小麥也在發芽，可是麥田都有主人的，他們不是那主人。

被擠得沒有法子，才毅然決然要離開這個雖然貧窮，却使人留戀的家鄉，沒有目的的投入於流浪之海，收拾起一些僅有的財產，整個村子這時候變得堅決而且團結，無形的組織起

來了「誰願意餓死，就留在這兒。」

對於求生是沒有人反對的。

「沿子牙河向下走，走哪兒算哪兒，實在無法就到天津當苦力去吧！」

「說那兒是好年景呀！」

「也許可以遇見禿二格。」

大家悽慘的離開了村落，（經過了四天的紛亂和爭議才決定的），望着被拋棄的破破的房舍，老人和婦女有的在暗暗哭啼，孩子們是喜歡的，跳着問東問西；青年人在盤算什麼時候能回來，那時候仍舊安居樂業的過日子……。

男女老幼，九十二個人組成了這樣一個逃亡的隊伍。

流民的隊伍在子牙河畔安下營寨，像一群在夕陽西下之後返回窩窠來的老鴉。黑黑的一群。混亂而疲憊。

三天三夜的長途旅行使他們很疲乏，沿路他們以樹皮和草根維繫生命，也經過幾個村落，然而那裏的情形和他們大致相同，命運之神對人們的懲戒，原來倒是公平的。村民沒有招待他們，只打聽是不是一定可以在子牙河下流找到糧食，因為他們也在吃着糠和乾菜葉子

混煮的稀粥了。

「老鄉！年月起的吧，好年月在村裏住十天八天再走也無啥不是，……如今麼，早晚不等，都是一樣呀！」

富有的村子，有瓦房的（註一）鎮店，甘脆不許流民的隊伍進街，自衛團的團員在「街口」放哨，手持紅纓纓，白刃子一尺多長的扎槍，隔得很遠便喊叫起來。

「站住！」

「老爺們！」流民中比較有些見識的趕上前去解釋道：「只借道走一走呀！……都是種地的老百姓，糜吃的，沒有法子……」

「不行，隊長有命令啦！」

自衛團聚攏了好多人，搖動着武器，恐嚇着，嘲罵着。

「你們可以繞着村子走，……向南，也不遠。」

「求求爺們，只討一點子水喝。」

女人們在後邊便把孩子放下來，開始搬動水罐，她們肚子早已經枯槁，恰如晒在七月太陽底下的鯽魚，好像就要冒煙了；旅行者如果沒有水，就沒有了生命。老婆婆因為被繩裹的

雙腳不能再支持身體的重量——雖然是已經減輕了的重量，緩慢的躺倒在柳樹底下。

「喂！不懂得交情麼！」

有一個矮胖子的團員發怒了，他像喝醉了酒，漲紅着臉穿一件軍用的棉大衣，臂懷露出裏面海青色的麻綢棉褲，不倫不類，如一個妖怪。飢餓和貧乏使人們喪掉所有的稀薄的同情！這傢伙跳到一個叫作根生的跟前，大吼道：——

「你們要作反呀！不打聽打聽這兒的規矩，有兩架輕機槍的隊伍路過也要買隊長的眼呀！……你們以為逃難就可以搶劫嗎！這兒有王法哩！不搜搜你們還不認便宜，我們街上還少東竊西臥的母猪麼！」他轉聲向一個兵說：

「沒有好東西，別看現在老老實實，到堤頭就『劫道』……留神他們偷東西……。」

有幾個孩子被這吵罵嚇哭了，女人們無可奈何的流着淚水。

根牛還要向前懇求什麼，那兵也大聲的罵道：——

「滾開！」

一直到他們轉過「街口」，還聽見那個男子的咒罵：——

「你可憐他們麼！一進街就不肯動了，和黏虫一樣，爬在菜葉子上不把白菜吃光他們是

不走的，……別看老老實實，誰知道誰是奸細，這些『裏窩』裏的老斗，簡直就是探子呀；……裏應外合，裏應外合……。」

流氓走到子牙河，才找到這樣一個可以停留下來之處所，去年子牙河發水，河套泡了整整半年，莊稼沒有收成，入秋水落，「地梨」却長了一「窩」，這野生的果實，勇敢的鑽出茁壯的三菱苗，大胆的繁殖，有的心像海棠果一樣大小，在肥沃的土地裏安靜潛伏，如一匹田鼠的蔥子。它黑潤潤的，飽滿可愛，去掉長滿黑毛的薄皮，生吃又脆又甜，煮熟的時候，味道簡直和荸薺一樣了，好年月孩子們也拿它當成寶貝，如今山芋也沒得可吃，人們便一齊來發掘這褐土裏的黃金，秋後「河套」變成一片戰場，千萬飢餓的士兵在他們自己的崗位上挖着各式各樣的溝壕，一直到嚴冬封地，才把他們逼迫出境，保住了大地的殘餘的真操。

人們把「地梨」晒乾，磨成粉，用它來延長壽命，以便等待小麥的收成。

這九十二人的流氓的隊伍抵達子牙河畔的時候，他們已經來遲，類似當地流行的神話：「寶」已經被別人取走，留在土地裏的，只是一些被粗心的人們遺漏，而且爲了生活的旺盛，深入到地底的一些有限的贖貨了。

「老天爺不讓我們餓死，是善心的人們呀……」，吳七奶奶把地看了一眼，她發笑道：

「觀世音菩薩，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，……我們沒作過壞事的人，是不會入地獄的啊！」她好像要徵詢別人的意見，顫抖着雙手，興奮的要人們聽她演說。大家看着她那感動的樣子，都焦急的要知是什麼意外觸動了她的靈魂。——這老婦人二十歲就死掉了丈夫，帶着一個「夢生」（註二），憑她自己的勤謹與勞苦，居然也成家立業，有了兩個孫子和一個孫女了。可是災荒又把這個用情感築成的小巢毀了，爲了不致於餓死，兒子領了孩子去當碼頭苦力，以後就沒有了消息，有許多人都沒有消息，信息給人安慰。可也給人苦惱，這年月還有什麼好消息麼！如今只賸了她一個和十八歲的孫女小婷。有時她自己就嘆息着！「天老爺！我作了什麼孽，要我受這報應呀！」她想了再想，不只她是善良的，連她的母親也是善良的啊。

於是她向衆人說：

「你們以爲我們會餓死麼？……不會的，我們都沒有犯過什麼應該餓死的罪，我們不會餓死。」

人們迷惑的看着她，她簡直變成一個妖婦，大家看她蹲下身去，用手掬着泥土，驚異着她的出奇的舉動。

她挖出一個漆黑的「地犁」來，嚴冬沒有摧毀它的健康，泥土保護了它。她顧不得剝掉黑皮，連着沙泥塞到嘴裏，一半是因為誇耀，一半因為她也是太餓了。她匆忙的喊道：

「你們挖罷！挖罷！……別人不會把地犁都挖盡，把我們餓死的，觀音菩薩……，有坑的地方你們就挖，那地方是別人挖過一次的巢穴，因為有地犁他們才挖的……你們不會落空……。」

沒有人聽她的嘮叨，大伙早由她的表演提醒了智慧，急急的去發掘每人的幸運去了，孩子，大人，媳婦和老太婆，人們忙亂而嘈雜。

吳七奶奶像個勝利的雄鷄，她很驕傲自己的發現，看着大家都由她的引導而得到今天有了可以下肚的食糧的希望，她不覺好笑起來，她朝小婷說道：（那幾乎是自言自語的。）

「我經過多少個飢荒年月了，唉呀呀！觀音菩薩……一回利害着一回，義和團，紅燈照，燒教堂，殺毛子，……以後就是革命黨，——民國六年鬧大水，那是我到了吳家的時候。也是沒吃的，沒燒的；……直奉戰爭，搶起來，奪起來，強奸，殺人，……可是這一回，唉呀呀！阿彌陀佛，那一天才是個完呢？……。」

地犁收穫得很好，流民們意外的安適的過了一夜，第二天便有人開始熟食，而且好像就

要定居一樣，在原野裏支起簡單的「窩舖。」

一一

流民的到來驚擾了正在靜養的「馬糞營」村，這個曾有過繁榮歷史的小鎮，從第一天看見這冒昧拜訪的客人，就支撐起患着黃疸病的身子，簡直像小偷携着惹人注目的收穫，突然遇到巡邏的警察，那樣緊張的警戒起來。全村的神經，陷於不安和憂懼。

「不會是什麼隊伍麼？」

等到發現不過是一些老實的農民，而且早被飢饉和災難損害了健康，他們堆在子牙河畔，有如一箱腐敗的垃圾，誰都有力量可以隨時毫不費力的把它拋到河裏，讓它被濁流一直冲到渤海，或者簡直挖坑埋在河邊。當成豆子地的肥料嗎，也不會有人出來哼嘍一聲，就是這樣的一群傢伙——大家便都安心，又退回村子裏來了，甚至對於流民，在精神上還產生了輕蔑的意念。

「我知道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呀！」

雜貨商陳福湊到村長跟前，好像述說一件祕密的大事，却用了任誰都能聽到的聲音，逼啞着嗓子喊道：——

「是什麼人物呀！餓瘋了哩！……」

他看了四圍，輕薄的作着鬼臉：——

「都是些和兔子一樣的傢伙，毫無胆量，連村子都不敢進來……」

他很得意這個比喻，看着村長的臉，低聲補充道：

「如果有本錢麼，（他指那可以殺人的武器，手槍或『老套筒』），還會不進村子要『給養』，讓你安安寧寧的睡覺呀！……狗日的……」

這個中年漢子是村裏唯一可以和村長站在一塊的人物，和一切別的商人一樣，和氣而肥胖，只有他才常常進城，甚至比村長還見過世面。因為年月不好，他的「陳記雜貨舖」早已關了，可是仍舊有時到城裏去弄一點日用必需品：針線，火柴，洋碱，小量的混了三分之二花生油的香油……，而且有遠地客人旅行子牙河，經過這個村落的時候，他仍舊小心的招待。自然這樣的好機會很少（他知道客人是不會吝嗇的），可是村裏人們對他始終恭敬，喜歡招呼他愛聽的稱呼，「陳掌櫃」，或是「陳老。」